

志在振兴中华

唐振绪文存

主编 李泳

本书汇集了反映爱国学者唐振绪博士多年来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不息的有关文章。反映了唐振绪博士对我国交通大学、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铁道学会、欧美同学会和全国政协等方面工作所做的杰出贡献。



中国铁道出版社

序 一

今年是西南（唐山）交通大学建校九十五周年和我们的老校长唐振绪同志诞辰八十周年，在这双喜临门的时刻，校史编写组选编了这本札记，我感到由衷地高兴。

做为茅以升老校长的亲密战友和大半生的工作伙伴，唐老深得茅老的器重和信赖，卓有成效地辅佐茅老成就了许多事业。

值得指出的是，唐老是解放前国立唐山工学院的院长，又是解放后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院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在由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由旧唐院进入新唐院这一伟大历史转折时刻，也就是在1949和1950这极不寻常的两年，回校主持校务的。他临危受命，历尽艰辛，承前启后，团结广大校友和全院师生员工把母校保存下来，发展下去。在党的领导下，他励精图治，广揽英才，为唐院的大发展和许多兄弟院校的大发展做出了贡献。多年来，为我校的成长和新中国铁道科研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焕发了唐老的青春，他为振兴中华，祖国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十年来的三次访问美国期间，他不遗余力地讴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海外华人了解到祖国的真实情况。

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正处在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唐老就是以那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为我国参与这种竞争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广泛联系、团结、动员和争取了广大海外华裔高级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这对于振兴我们的科技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他还积极促进海

海峡两岸欧美同学会校友和交大校友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为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做出了重要贡献。做为诤友，唐老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开展海外工作，开发海外人才库和促进祖国统一的提案和建议。这些提案和建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正以各种方式加以实现。

我相信，这本札记的出版，将使海内外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唐振绪老校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感人形象，进一步体会到他所献身事业的深远历史意义，使广大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心向祖国，促进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借此机会，我衷心祝愿我的老师唐振绪老校长健康长寿，祝愿他在实现“志在振兴中华”的宏图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沈大元

1991年7月15日

序 二

吾对于唐振绪的认识

——他一生发扬他的光明思想：

振兴中华，学生和教授是国宝

唐振绪学长为我所尊敬的交通大学校友，因毕业时间先后不同，又分在唐山、上海两地，初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直到1984年他挈眷来美，方才多所接触，感到他真是一位奋发有为、正直廉洁的工程师，具有见识，以身作则、能决策的教育家，目光远大、毅力过人、用人唯贤的领导者。他学有专长，1935年自唐山毕业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土木和水利工程，得博士学位，于1945年底回国，参加不少水利计划。抗战虽胜利，内战又起，但他没有灰心，1947年春，他到台湾，接受林产管理局局长，但事不从心。他两袖清风，又回到上海。那是1948年秋，正值唐山工学院师生员工及家属七百余人被迫迁移到了上海，唐院的教授会就聘他为教授并请他代理院务，以免群龙无首，正可说千钧一发之际。他接任后，决定唐院不再他迁，因为当时国民政府亦有明令到上海，聘任他为唐院院长，这是1949年3月12日自广州发出的。振绪接到令后，于3月28日起，即借上海交大复课，弦歌不辍，人心大定。并即联合上海交大校长王之卓、同济夏坚白、浙大竺可桢，连袂去南京，向代总统李宗仁争得了三个月储粮款。那时他是37岁，但是有一贯的崇高的思想：学生和教授是国宝。所以振绪一直默察学生的行动，务使他们安定，鼓励教授照常授课，不浪费时间，供应所需，使家属安和，并使各大学团结和谐，休戚相关，灵通消息。保护学生教授。终至6月27日唐院全部人马连同所带图书仪器顺利回到唐山。不但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恢复

了，振绪又盱衡世界大势，科技猛进，必须注重研究，当以铁道科技研究为中心。铁道部除聘任他为唐院校务主任委员外，接受他的建议，翌年3月，铁道部铁道技术研究所在唐山正式成立。此后数年学院和研究所有不少调整，但振绪的坚苦卓绝工作精神不变。他曾为高原铁路科研工作，三上青藏。好像大禹治水，手足胼胝，脚踏实地做去，完成他的使命。去年年底，他告我将汇集手头文稿和新闻界及其他资料，编成类似文集，来函要我作序。经吾考虑，不如作扼要的介绍，使读者明了他精神的伟大。

赵曾珏

一九九四年三月

时年九十二足岁

前 言

《志在振兴中华——唐振绪文存》一书，是西南（唐山）交通大学校友、前院长唐振绪博士，现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名誉会长以及母校北京校友会理事长，历年从事高等教育、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有关演讲、讨论文稿的一部分。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出这本文存的目的，是要把我自从解放后，在“志在振兴中华”这一崇高目标下，为国为民、锲而不舍、献计献策、参政议政的部分正式发言、建议、情况介绍等汇集起来，以公同好。藉以互相策励，为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团结海内外力量，共同为中华振兴，祖国富强而奋斗。同时这也是一本填补和澄清正史之不足，和值得参考的一份史料补充资料。”

记实，原是史料存在的第一要义，但往往由于写作的角度不同，取舍各异，很少能包罗全息，存其全貌。《文存》不拘一格，如行云流水，而景观自现。作者才华超俗，文笔流畅，亦为本书特点之一。

本书名曰：志在振兴中华，实为振绪校友一生奋斗的崇高目标，锲而不舍、老不知倦、终身不渝。其志之坚、其气之锐，在老一辈爱国学者中，足以鼓舞后进。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水利学博士，曾在美国从事水利工作多年。解放前夕，从台湾归来，因母校唐山工学院主持乏人，经上海校友敦请，教育部聘任，返校主持校政，遂团结师生职工，在上海迎接解放，候中国军委铁道部派员接返唐山。自此投身工程教育和铁道科研的领导工作，历四十二年如一日。

他为保存母校，受命于颠沛危难之际。悉心筹划新中国铁路工程高等学府的建制规模与培育计划。早在1956年，首先建议筹

建中国铁道学会，见本书“中国交通大学的由来”、“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永放光芒”。尤其是在文革后期，对铁道科研工作局面的进一步打开，满腔热情地提出“部长挂帅，委院合并，减少层次，统一指挥，是管好铁路科研事业的关键”一文，充分说明作者对工作历几十年的铁科院的发展前途，不甘缄默，不已于言。而在日常工作中，如“三上高原概略”，亦可见作者精心开拓，不避艰辛的可贵风格。

振绪校友对母校，由国立唐山工学院——西南交通大学，感情深厚，期望殷切，文中“45周年校庆、85周年校庆、90周年校庆、95周年校庆”等文章，总是念念不忘母校的优良传统学风，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以及历届同学人才辈出，对祖国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希望共同珍惜，发扬光大，爱校之忧，恳切动人。

今年，振绪校友以八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忘我工作，为对欧美留学生及华裔学者加深联系，远涉重洋、不辞劳苦。他对智力开发、学术交流，一向极端重视。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多次提案、发言，提出了不少可行性方案。他对国外留学生、校友会组织、华裔学者的动态十分熟悉，他的工作，十分扎实。最近以欧美同学会访美代表团团长身份，亲历美国七个城市，所到之处，欢声雷动。与当地同学校友广泛接触，并取得老一辈知名华裔学者的同情与支持，共同商讨各种交流合作的渠道，目的是激发这一“人才宝库”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群擎共举，百舸并进。书中：“美国华裔知识界的形成和展望”、“应进一步发展美国华裔人才宝库的作用”、“旅美观感”、“欧美同学会访美代表团唐振绪团长在招待会上的致词”等文，都很有实质内容，一个可贵的开端，已经开始。

综上所述，振绪校友的生平素志与追求，可以想见其为人。此书之汇成专册，意义自明。敬赘数语，以告读者。

西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室
西南（唐山）交通大学北京校友会

1991年8月

目 录

上 篇 壮志凌云

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 (1993 年)	1
《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后记 (1995 年 7 月 6 日)	16
国立唐山工学院在上海 (1970 年 10 月 5 日)	21
补充说明唐院在上海的情况 (1970 年 10 月 14 日)	26
中国交通大学的由来 (1949 年 6 月)	32
新唐院近景——一篇“求贤榜” (1949 年 8 月)	35
关于唐山铁道学院解放前后的教员情况 (1967 年 11 月 9 日)	40
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永放光芒——谈筹建“中国铁道学会” 的问题 (1977 年 10 月 28 日)	45
中国铁道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开幕词 (1979 年 11 月 16 日)	54
关于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重新开展学术活动问题的报告 (1977 年 8 月 18 日)	57
加强学术委员会的工作, 为尽快实现铁道科学事业的现代 化作出贡献——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第四届学术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1978 年 10 月 5 日)	65
为实现铁道科学技术现代化继续奋斗 ——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上的工作报告 (1980 年 3 月 3 日)	87
建立我国“综合运输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说明书初稿 (1956 年 5 月 28 日)	108
三上高原概略 (1984 年 9 月)	115
高原铁路的科学研究 (1959 年 12 月 12 日)	121
关于青藏高原铁路研究工作现场会议的报告 (1959 年)	126

给铁道部领导的报告——科研体制问题商榷	
(1975年9月22日)	138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交通运输卷铁路部分筹备组联席	
会议上的开幕词及工作汇报(1980年10月6日)	154
关于增产节约的十个问题(1959年7月)	164
促进科技现代化的三点建议	
——在中国科协二大上的发言(1980年3月)	171
面向世界进入世界	
——在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79年2月14日)	175
在中国水利学会三次全代会上提出的四点建议	
(1981年4月)	178
“惟愿兵气销 祥光照寰宇”	
——纪念邵力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1982年6月29日)	181
代表全国政协在颜惠庆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纪念会上的讲话(1987年11月28日)	188
写给林学院汪振儒教授的信(1987年12月31日)	190
祖国统一和对中国铁道学会的建议	
(1982年1月20日)	192
愿母校天天向上岁岁增辉	
——纪念西南交通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	
(1981年7月17日)	202
面向世界 乘胜前进	
——在西南交通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书面	
发言(1986年6月8日)	207
在庆祝西南(唐山)交通大学建校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91年5月14日)	213
不屈的大学(1990年4月25日)	221
欢迎美国康奈尔大学代表团(1980年7月11日)	223

往事知多少 怀念故校园 (1990 年 1 月 25 日)	225
-------------------------------------	-----

下篇 老骥伏枥

美国华裔高级知识界的形成和展望

(1986 年 12 月 8 日)	231
-------------------------	-----

在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1984 年 4 月 8 日)	241
------------------------	-----

在交通大学校友总会北京地区分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1984 年 5 月 2 日)	246
------------------------	-----

四十年后话沧桑

——在交通大学美洲校友会第五届联谊会上的发言

(1985 年 8 月 3 日于美国洛杉矶城)	249
-------------------------------	-----

“四十年后话沧桑”补记

253

交通大学史料拾遗

——写给陈治宏学长的 3 封信 (1986 年)	257
--------------------------------	-----

继往开来 发扬交大校友传统

——在交通大学美洲校友总会第六届“校友海外大团圆”

会上的书面发言 (1990 年 6 月 16 日)	263
---------------------------------	-----

“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之起因及发展

(1988 年 12 月)	274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案

和提案审查意见第 630 号 (1982 年 11 月 25 日)	282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

和提案审查意见第 697 号 (1983 年 6 月 16 日)	285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提案

第 1771 号 (1986 年 10 月 1 日)	289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提案

第 1781 号 (1986 年 11 月 25 日)	293
-----------------------------------	-----

欧美同学会七十五年来首次组团访美的四项记录

(1988 年)	296
----------------	-----

1. 伍修权常务副会长答记者问	296
2. 唐振绪团长在纽约城招待会上的致词 (1988年4月10日下午6点在美国纽约城“四五六” 餐厅)	297
3. 唐振绪团长在旧金山答谢宴会上的致词 (1988年4月30日下午6点在美国旧金山奥克兰帝王 饭店)	301
4. 欧美同学会访美代表团情况总结 (1988年5月2日)	304

附 录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初创时期的回顾

——唐振绪副院长访问记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刊记者
一位开拓者的足迹

——记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唐振绪教授 丁国平
我们的唐局长 方开启
开发中华海外人才库

——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唐振绪 承仁义
每念饮水思源 团结友爱世无双

——记交大校友总会名誉会长唐振绪教授 承仁义
八旬老人 十载耕耘

——铁道部科研院名誉院长唐振绪在美国 程荣进

唐山交通大学新生记

(1993 年)

唐山交大 历史悠久 闻名遐迩

唐山交通大学原是一所古老、优美的著名高等工程学府。追溯历史，最初创办于 1896 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二年。开始是在山海关，名称叫铁路官学堂。由于义和团运动影响，山海关校址被毁，到 1905 年，又在唐山开办，定名为唐山路矿学堂。以后校名不断更改，1921 年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1928 年改称唐山交通大学，1945 年改名国立唐山工学院。全国解放后，改称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校名改为唐山铁道学院。1971 年底，学校从唐山迁往四川峨嵋，在峨嵋山下重建校舍，改称为西南交通大学。唐山交大自创立到今天，已度过了 97 年的峥嵘岁月，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几经变迁，历尽艰辛。但由于它的光荣历史（1916 年曾被评为全国高校成绩第一），以及治学严谨的优良传统和人才辈出的出色成绩，因而名闻天下、中外推崇。

在我记忆中，唐山在解放前是一个北方的工业城镇，有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和铁路南厂等等，但既非首都、又不是省会、也不是科学文化教育中心、也不是水陆交通枢纽，连能提得上的名胜古迹都没有。过去的唐山市也以有这所著名的大学而闻名天下。从火车站下车，往东是去市区，往西经过大学路远远望去就看到万绿丛中一片建筑物，就快到学校了。它僻处唐山市郊外的一角，有如世外桃源，自成天地。在这一片古老的建筑中，有宽敞的东西楼讲堂、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实验馆的高大的实习工厂、有游泳池和运动场地、有教员住宅群、许多处学生宿舍、礼堂、饭

厅、医院、办公楼、校友厅等等，一应俱全。是一个非常清静安逸的读书环境。更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我的母校它始终保持有一支忠诚于教育事业和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同时也有经过严格选拔、素质好的学生队伍，并已形成了值得骄傲的优良传统和校风。希望能发扬光大、不断提高。

在母校将近百年的历史中，其中 1949 和 1950 两年是翻天覆地伟大转变的两年，也就是说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由国民党领导的旧唐院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唐院。其中惊涛骇浪、百废待兴、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说不尽的艰辛。既是母校风雨飘摇、何去何从的艰难时刻，又是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我是母校 1935 年级土木工程系毕业生，又是在解放前夕学校流亡在上海，临危受命，回母校主持这极不寻常两年的校政。为把母校“保存下来，发展下去”曾和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们战斗在一起，渡过那难忘的日日夜夜。在我返校任院长时（1949），只有 38 岁，而今（1993）也已是 83 岁了。回想起来，感慨万千。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8 年 9 月底，我从台湾返回江苏无锡原籍，无意任职做事，闲居家中，当时住在唐氏小学后院的一幢小楼里。这所小学，是祖父出资办起来的，后来交给了政府，学校在后院留了一幢楼房给校董居住。

12 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电报，是南京茅以升打来的，说有很要紧的事，要我即去面谈。

茅以升也是唐山交大毕业的学生，唐山校友会会长，跟我很熟，是世交。

赶到南京陶园新村，茅以升和顾宜孙院长（当时唐山交大大院长）已在家中等我了。他俩跟我讲了打电报要我来的原因。

1948 年 11 月，我解放大军在解放了东北全境之后，即长驱入关，直指平津，紧接着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北方、中

原炮声隆隆，烟尘滚滚。

唐山交大地处山海关和天津之间，解放战争打响后，师生员工惑于国民党的宣传，不明真象，心中十分不安。一小部分在唐山、北平、天津有家的师生员工陆续自行疏散回家，躲避炮火。11月17日下午3时，学校在武镜湖教授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院务会议，通过了“即行南迁”的议案。（下附当时会议记录）

院务会议记录（唐山）

时 间：1948年11月17日午后3时

地 点：唐山校友楼

出席者：伍镜湖 罗忠忱 林炳贤 耿 承 黄寿恒
朱 洪 罗 河 王绍瀛 孙文耀 杨荣宝
唐明庚 杨荃卿 马毓山 郝颐寿 金传炳
箫时民 陈泰谦

列席者：路湛沁 陈金堂 江秀炳 安博如 许 完

主 席：伍镜湖

讨论事项：是否即行迁校案

决 议：迁校

即行迁校案一经通过，全体师生员工及家属约700人，立即分头觅取南下的途径。他们分三批，携带着半数以上的图书、仪器、公物，从天津坐船来到上海，一路备尝辛苦。

到上海后，大家感到生活极度困难，吃住都没有着落。上海物价高昂，逐日飞涨，本院员工初到此，既无公教人员的配给，又买不到一般市民的户口米，700多人散落在各处，有的住在上海交大的旧文治堂里，有的借住在亲朋好友家中，还有的住在价钱便宜的小旅店里。由于教育部不拨经费，学校唯一的财源只是校友们一时的资助，杯水车薪，很难维持久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去江西萍乡县，汪泰葵教授和金传炳讲师率领着200名学生，已于12月15日离开上海到萍乡。二是去台

湾的台北市。学校的一部分图书、仪器已运到台湾，存放在台湾大学里。当时联合国文教组织赠予我校的 148 箱仪器设备，已有 143 箱被运到台湾，由台大保管。还有一个方案是去广西南宁。这个方案是前任院长李书田提出来的。当时随我校南迁的还有部分北洋大学（现在叫天津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所以他主张仿照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办法，以唐山交大为主体，将这三个学校的学生集中起来，到广西南宁，办一个联合大学。这个方案只是一个设想，没有人去实行。

面对困难重重，人心浮动，学校处于危难的时刻，唐山交大的校友们很着急，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办法，帮助母校度过难关。他们认为在这种时刻应推举一位年富力强、有胆量、有能力的校友回去，帮助顾院长处理问题，领导院务工作。经过磋商，校友们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原因是我刚从台湾回来，现在是个闲人，年轻，只有 37 岁，且学历、资历都有，曾在美国留学和工作近十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是麻省理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研究员、历任美国密西西比河委员会及军部河道试验站学习工程师、康奈尔大学水力学助教、美国 Ebasco 公司水利设计师、我国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驻美世界贸易公司工程师、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组顾问、行政院工程计划团主任工程师兼总干事、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总工程师、高雄港务局副局长、台湾省林产管理局局长等职，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处事决断能力，特别是在台湾整顿林业时，所表现出的气魄、胆识和出色的成绩，给校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致向顾院长推荐我。

顾宜孙院长是我的老师，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执教多年的老教授。抗战胜利后返回唐山，由于学校经费困难，员工待遇菲薄，备极艰窘，维持院务，心力交瘁，曾多次向教育部恳辞，均被慰留。这次学校南迁，面对混乱局面，尤感辛劳难支。他再次向教育部呈请辞职，并采纳了校友们的推荐，希望我能回学校去，把我请出茅庐，继顾师出任母校院长职务。

以上是他俩讲的情况。

听了他们的话，感到返回学校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校友，顾院长和校友们对自己抱这样大的期望，在母校艰难时期，怎能袖手旁观呢？我同意了这个意见。

如何上任呢？当时茅以升是国民党教育部顾问，他向教育部提出了这个建议，得到了批准。但是，教育部不能马上发我聘书，因为渡江战役已临近，南京国民党政府慌乱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此时已不在南京，部务于次长陈雪屏代理，正准备迁到广州，部印和机要档案等均已装箱待运，所以希望我先行到任，由顾院长聘请我做水利工程教授，出个聘书。

1949年1月11日，我以水利工程教授的名义到差。就在这一天，顾宜孙院长召开了紧急教授会议。会上，他以身体欠佳，需要休息等原因已向部辞职，并推荐我以教授代理院务，等候部令。从这天起，我便接管了学校的工作。直到3月12日，才接到国民党教育部从广州发来的聘任书，文号是“穗人字710”号，聘任唐振绪为国立唐山工学院院长。

举步艰难的五个月

我主持校务期间，正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唐山交大决定命运的时刻。当时，我思想很明确，就是：留在上海，保住学校，等待时局发展，伺机返回唐山原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作出了种种努力，在解放前夕的五个月中，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撑下来了。

接任后，一月份只剩二十天了，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唐院向何处去”。

唐山交大作出南迁决定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迁移目标，而是走着瞧，走到哪就算哪。现在700多人流亡上海，到底向何处去？争论激烈、众说纷纭。但大家有一个总的议论是上海不能久留，原因有三点：一、没有校址安顿师生进行复课，担心留在上海被并入上海交大（解放前交通大学是由上海、唐山、北平三校

组成，原属同一个系统，但各自都有其漫长的历史和传统)；二、上海物价飞涨，生活难以维持；三、上海也可能遭受战火，不安全，所以得马上离开。为此，学校开了多次教授和校友的联席会，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再前进了，哪也不能动。只有下定决心就待在上海就地克服艰难险阻，并设法在沪复课，以待时局发展。根据是：一、上海、南京、杭州一带，有经验、有声望的校友很多，如茅以升，可以帮助出谋划策，共商大事。二、上海有十几所大专院校，并有联谊会的组织，如能挤进去，共同行动，那么只要他们有办法，我们也就有办法了。三、1946年我曾在上海工作过；人地较熟，有些困难比较好解决，比如向银行透支等。四、上海交大还有潜力可挖，只要我们做工作，便可以争取到他们的帮助。如果继续前进，到一偏僻之乡，两手空空，孤军作战，即便勉强解决了住的问题，700人的吃饭问题，以及学校的一切开销，还是束手无策。

然而校内（师生员工）、校外（校友们）反对留上海的意见，仍占优势。后来联席会作出决定，限十天内找一个能在上海呆下来的独立校址，不然就去萍乡。

这十天，我反复做大家的工作，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为寻求独立校舍，曾多方奔走求助，找了很多地方，如中央研究院在沪机关的房屋，甚至有些中学我也去看了，但均成泡影。最后，得到上海交大王之卓校长的同意，在不妨碍他们教学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他们的课堂复课。1949年2月1日，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院务会议，不顾各方责难，作出决定：即日起，在上海借用交大地点筹备复课。这一场争论就此结束。方针既定，校友响应，群情振奋。（附会议记录如下）

第一次院务会议记录（上海）

时 间：1949年2月1日午后3时

地 点：上海办事处